

斗，血海漲而鬚髯彌天；威赫如雷，無敵似虎。幸我長春邱仙翁，應詔而起，一見而龍顏稍霽，再奏而天意漸回。詔順命者不誅，許降城

明教之部

●波斯之創教與被禁●

張無忌翻開書來，但見小楷恭錄，事事旁徵博引。書中載得明白，明教源出波斯，本名摩尼教。

在西元第三世紀中葉，亞洲東方的「大漢帝國」剛剛崩潰，整個中原陷入大分裂時期；而亞洲西南的「波斯帝國」在五百年前被亞歷山大大帝擊潰後，於此第二次崛起，國勢正日益強大。在波斯國內長久以來都信奉「祆教」（祆是天的意思，有很多人錯寫成與「妖」同義的「祆」）。祆教的教義有助於君主專制的思想，因此教長在波斯國內受到君王的支持，政治勢力相當龐大。後來愈演愈烈，甚至擁有左右王權的力量。祆教教長的過份跋扈，引起王室的不安，他們就汲汲想找一個抵制的力量。剛好有一位擅長天文繪畫及各種奇幻異術的二十歲青年叫做「摩尼」，他以祆教的教義為基礎，融入基督教和佛教的思想而創出了「摩尼教」。摩尼創教後四處組織教團佈教，並且開始撰寫教義的經典，使得摩尼教成為當時社會改革的一種力量。結果民眾反應相當良好，教徒日益增多。這當然不是祆教教長們所高興看到的，便陰謀著要如何來算計摩尼。另一面王室的反應則紛紛不一，贊成的君王曾安排摩尼在自己的登基大典上作首次講道；反對的君王則用各種方法來阻擾摩尼。但有一點每個君王都不能否認的是：摩尼教的新興勢力正在威脅著祆教。終於，在西元二七七年的克底斯風城，摩尼遭受祆教教長致命的迫害，他被人以最殘酷的手段活生生地剝下了一層皮，然後用野草塞實了，懸掛在城樓的大門上示眾。（此種自然間的力量，源自祆教「善惡」的兩元思想。「三際」則是初際（過去）、中際（現在）、後際（未來）。根據摩尼教的說法，初際

而免死；宥驅了而得贖，放虜口以從良。四百州半獲安生，數萬里率皆受賜。」善哉其言！



起摩尼，耶穌該算是安樂死罷！）。教主被處死，他的教徒在波斯自然也呆不下去了，於是他們大部分逃到索格達，以中亞細亞和地中海沿岸，都是摩尼教流行之地。影響所及，連基督教的聖人「奧古斯都大帝」都曾經一度崇奉之。並且流傳到遙遠的東亞，後來引起了一件大事，這是本文所要細述的，暫且不表。

虬髯人道：「明教源於何土？」謝遜道：「源起波斯。」虬髯人道：「然也！然也！我乃波斯明教總教流雲使、另外兩位是妙風使、釋月使。我等奉總教主之命，特從波斯來自中土。」

但是好景不常在，阿拉伯「大食帝國」興起，「可蘭經」隨著回教徒的長彎刀四處鎮壓異教，致使摩尼教在中亞的地盤幾乎完全失去。而屋漏偏逢連夜雨，他在東方也被佛教勢力視為邪教而大肆攻伐，在歐洲又受基督教的排擠而無法立足。在四處碰壁的命運之下，摩尼教終於不得不退下世界舞台，成為歷史課本上一個讀了就忘的僻詞和基督教史及佛史中譏諷辱罵的靶子。到了元時，實在就更不可能還有個「波斯總教」存在了。

●教義與教規●

這天晚間，楊逍將明教的教義宗旨，教中歷代相傳的規矩，明教在各地支壇的勢力，教中首中人物才能性格，一一向張無忌詳為稟告。

●唐帝國之傳教與被禁●

剝下了一層皮，然後用野草塞實了，懸掛在城樓的大門上示衆。(此種自然問的力量，源自祇教「善惡」的兩元思想。「三際」則是初際(過去)、中際(現在)、後際(未來)。根據摩尼教的說法，初際時明暗相背；中際時明暗混揉兩者不斷地鬭爭，好比我們現在善念與惡念交互出現，彼此掙扎一般；到了後際時，教化已深入人心，善念與惡念已能控制，明既歸於大明，暗歸於積暗，這叫做「二宗各復，兩者交歸」，同時光明戰勝黑暗，行善者進入極樂世界，正是「明宗尅暗，至安樂處」。

摩尼教的神稱做「明使」，又叫做「明尊」，大者有「淨風」「善母」「二光明使」，次者有「淨氣」「妙風」「妙明」「妙水」「妙火」「五個「明使」。以上是天上的神，在凡間的教長亦有分等級，大的教長叫「慕闍」(本義為「師」)次者稱「拂多誕」(本義為「知教義者」)；在中土則有人乾脆叫他們「大摩尼」、「小摩尼」。(金庸「倚天屠龍記」中的教主張無忌大概該屬於慕闍之類；而那「光明使」本是神的尊號，到小說中卻成了次一級的教長，倒是不應該。其實那「光明左使」楊逍和「光明右使」范遙應該是拂多誕之屬)。

根據摩尼教的經典記載，摩尼教徒規定要吃素，不准茹葷，而且也不吃乳酪、不飲酒，一天中只能在晚上時吃一餐而已。衣著上常是白冠白衣。死時則裸體以葬，因為生時空無一物，死後自然也要這般歸去；摩尼教對這點相當重視，經典中還特別強調「如有覆藏，還同破戒」。摩尼教(Manichaeism)傳入中土後，有各種不同的繙譯名稱：唐時多稱「摩尼教」或「末尼教」，蓋以創教者名之；又稱「明教」或「明尊教」，因崇尚光明，神號又叫做明使以故；或稱「陰陽教」，則源於其明暗二宗的教義；或稱「末尼拜火教」，因為是從祇教(拜火教)發展出來的。到了唐末被禁教之後，外人皆稱之「喫菜事魔教」，喫菜者齋食的緣故；事魔者，則是外人對明使的詆毀之辭；到了五代時，也有名「上乘宗」的，自謂佛是大乘，而摩尼法乃上之乘也。但從唐末到元明，教內的人自稱以「明教」居多，不過在各地也有不同的稱呼：淮南謂之「二社子」；江西謂之「金剛禪」；福建謂之「揭諦齋」。像這些稱號比起唐時的譯名，更加入了中國本土的色彩，也由此更益見摩尼教到了宋元時已擺脫外國宗教的意味，而成了本土的信仰；這和佛教在中國的發展亦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摩尼教到了後來會有如許多的稱號，想來也是因被禁而潛伏地下，不得不改名換姓以求苟存；且教徒分散，秘密傳教，彼此不易連絡，所以各自名號而產生各式不同的教號來。

●唐帝國之傳教與被禁●

於唐武后延載元年傳入中土，時波斯人拂多誕持明教「三經教」來朝，中國人始習此教典。

摩尼被殺後，傳教的工作反而像點在水滴一般擴散，遍及整個中亞與歐洲。當時晉帝國的武帝正統一中原的大分裂局勢不久，後來五胡亂華，中土發生了大規模的東西文化交流，這情勢一直延續到唐朝，甚至五代十國。當摩尼教東傳到西域後，也趁著這股文化交流的熱潮湧入中原，大約是在南北朝末年或隋唐初期這段時間。因為剛開始不論傳教士或教徒幾乎全是西域胡人，所以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沒有記載。要等到唐帝國建立七十四年後的——周武后延載元年，歷史上才記載說有一位波斯國內的摩尼教殘餘中級傳教士「拂多誕」拿著二宗三際經上朝奉獻，得到武后的接見。到了玄宗開元九年，遠在西域葱嶺西方約當今日阿富汗地的吐火羅國王，在虔誠信奉摩尼教之餘，還興緻勃勃地送了一位高級傳教士「慕闍」到唐帝國天可汗面前，推薦他的智慧幽深，問無不知。由此可見摩尼教在西域流行之盛，及其向中土傳播的情形。(但有一點要注意的是所謂「武后延載元年」，不過是歷史上最早的記載，中西交通久，實在很難說到了武后時才傳入中國，在那之前應已傳入，但因無證據，也只有視之為機率相當高的假設了。)摩尼教在中國的傳教工作非常努力，是「三夷教」中宣傳最大的。故祇教在中國並無本地人入教，而摩尼教則漸漸地擁有衆多的本地漢人信徒。其繁盛的程度，已經使得佛教徒眼紅了，但這也意味著：摩尼教當年在波斯帝國所遭遇的厄運又要重演了。事情終於無可避免地發生：是在玄完開元十九年的時候，摩尼教的「拂多誕」得到玄宗的准許，在特別為刊載和編輯經籍文書及搜求失逸古書而設立的「集賢殿」中，繙譯出一部「摩尼光佛教法儀略」，經中介绍摩尼教會的種種情事，並稱其教主為「摩尼光佛」。這一來可不得了，因為「佛」這個字是從梵語譯過來後，才具有「神明」的意思，所以用「佛」字來名號成了佛家的專利品，如今摩尼教徒居然犯了佛家的大不諱，用「佛」字來稱呼他們的教主。此外，因摩尼教一源自佛教，所以對佛教教義多有所剽取或修改。事情尚不止於此，在西晉的時候，有個道士叫王浮衍東漢時「老子入夷狄為浮屠」的傳說而寫了一本「老子化胡經」，居然說當年老子西出關後，跑到天竺去投胎而成了釋迦牟尼，來教化胡人。這部經自然是道家對抗佛家入侵的

宣傳品，內容一派胡說八道，在唐朝高宗和中宗時曾兩度被令禁燬。但道家對於偽造文書不遺餘力，唐時再接再勵地又重寫了一部「老子西昇化胡經」，這次連摩尼都扯進了，說什麼「三教（道、佛、摩尼）混齊，同歸於我（道）」，所以佛教徒恨透了這部經。那知那個拂多誕不知好歹，居然自己也重引「化胡經」裡的話，說他們傳教入華是「登記合同，聖跡照著」。這招原是借釋迦以壯聲勢，更激怒了佛教徒，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就上疏奏了摩尼教一本。於是終於在開元二十年七月下敕，以「末摩尼本是邪見，妄稱佛教，誑惑黎元」為理由，命令「宜嚴加禁斷」；但是國際外交也不能不顧，還要給西域胡人一個面子，因此特別下令「以其西胡等既是鄉法，當身自行，不須科罪者」，只許西域胡人信奉，不准國人入教。至此摩尼教在中國已無實際的傳教活動，等於說是被禁教了。一直要等到不久的將來，西方出現了一個強大的護教者，才又能在中土深根拓植，那就是——回紇大汗國。

● 回紇汗國之傳教 ●

北方回紇汗國長久以來一直信奉珊蠻教，後來曾有佛教的傳入，因與民情格格不入而未被接受。到了南北朝與隋唐之間，來自中亞細亞的索格底人以他們卓越的財物貿易與政治的才能，博得回紇族的信任，並且藉此大力傳播摩尼教教義。這次摩尼教終於戰勝了本土的信仰，慢慢地擁了大批的信徒。後來回紇兵入唐擊潰安史之軍，在光復洛陽之後，就帶了四位摩尼教法僧回到國內。根據回紇人自己的記載，這四位法僧「妙達明門，精研七部，才高海岳，辯若懸河」，所以能夠「開政教於迴鶻」，並且又有諸「慕闍徒衆，東西循環，往來教化」。摩尼教居然完全取代了舊有的珊蠻教，朝野上下、全國各地一致尊崇。教化的結果使得「薰血異俗，化為茹飯之鄉；宰殺邦家，變為勸善之國」。由此可見摩尼教教化的功勞多麼偉大，也益可見後世耶佛兩教的詆詞純為門戶之見。到了後來在政治上佔居很重要的地位，連可汗討論政事時，都要有摩尼師參與，就是派遣使者到他國，也都會有摩尼師在一旁陪同。這不僅是因為摩尼教在回紇汗國盛行一時，同時那些摩尼師其實都身懷其技，或財政貿易、或政治外交、或天文祈雨，都是回紇汗國統治階層不可或缺的人才。摩尼師在回紇受到如此的禮遇，不免又想到要擴大傳教，而當時在回紇人在唐帝國內權傾一時，連天可汗對他們都要讓步三分，回紇人就成了摩尼教再度進

軍唐帝國的政治資本。

● 回紇汗國之護教 ●

回紇人從高宗時就會幫過唐王朝破突厥、收北庭、討高麗，其間雖不無有叛亂行為，但總很快消止，對唐室不失為藩屬關係，且盡有相當的功勞。後來回紇汗國日益強大，雄踞大漠；唐室自天寶後內政日益腐化，軍事亦因府兵制的崩潰而瓦解。一旦「漁陽顰鼓動地來」，兵無可用，玄宗只有倉皇西奔，任憑中原淪為大屠宰場。而太子也只有到靠近朔方的靈武即位，靠著朔方軍人和回紇人長久以來的交情，請得回紇驃騎四千助唐，方得收復兩京，平息安史之禍。但是兩京收復是收復了，從此以後唐室卻開始陷入了回紇汗國的勢力泥沼中。懼然回紇人的舉棋不定，一會兒「四千驃騎助唐」、一會兒「十萬兵馬向塞」；一會兒「聯吐蕃入寇」、一會兒又「感郭公大德而罷兵」，唐室只有使出當年劉邦的故技——和親，把一個個不知是誰女兒的所謂「公主」送入回紇大汗的臂彎裡，藉此籠絡之；這還不夠，還被半強迫地購入回紇駿驚參半的馬匹。據統計，到了唐德宗時，竟因此負了回紇人一百八十萬的債，由此可見回紇人之貧，得無厭。這一切的姑息都是為了收回紇的心，因為西有吐番汗國虎視眈眈地注視著，唐室求回紇與之抗衡，如何還敢得罪回紇？控制回紇大權的摩尼教徒看准了這一點，馬上利用回紇的力量，將摩尼教再度硬性推銷到中國。

長安洛陽建明教寺院「大雲光明寺」。此後太原、荊州、揚州、洪州、越州等重鎮，均建有大雲光明寺。

回紇汗國上下已全是摩尼教徒矣，故回紇可汗一方面照會唐室善待摩尼教徒，一方面不論是派什麼使節團都有摩尼師隨行。唐政府因著回紇政府的壓力，只有把禁教令解除了，並且給了摩尼教很大的方便，舉個例來說，摩尼教在中國本無寺院，只有在回紇人的住宅中有附設的摩尼寺院。到了大歷三年（距被禁三十六年之後），才有由回紇汗國出面置建的長安摩尼寺，並且由唐皇帝親自賜額曰「大雲光明之寺」（小說中「光明頂」蓋由此而來）。此後，摩尼教在荊、揚、洪、越等州都有「大雲光明寺」的建立，勢力廣布唐帝國諸州；三十餘年後又在太原設立摩尼寺之所。按慣例，對於外來教寺要施行戶口教士清查，對摩尼教則「不必更勞人檢校」。甚至於送禮物到回紇國內還不可少摩尼教一份。此外，大摩尼（慕闍）每年都固定都會來中

室中央日益拮据的財政。（當時的唐皇帝武宗受道教道士的影響，早

如此的禮遇，不免又想到要擴大傳教，而當時在回紇人在唐帝國內權從衆，勢力急速擴張，儼然一派名門大教的氣派，幾可與中國原有各宗教互相抗衡。而這一切的一切都是拜回紇汗國的大力支持所賜。

●唐帝國之再度禁教●

至會昌三年，朝廷下令殺明教徒，明教勢力大衰。

自此之後，明教便成為犯禁的秘密教會，歷朝教會均受官府摧殘。明教為圖生存，行事不免詭秘。

但接著局勢急轉如下，回紇汗國先是發生內亂，可汗兵敗被殺；不久國內又連年飢荒，疾疫流行，再加上大雪連綿，羊馬凍死不計其數。就在唐武宗剛上位不久，更北方的黠戛斯汗國乃合兵十萬，乘著回紇的天災人禍，大破回紇汗國、整個汗國為之瓦解。回紇的黃金時代過去了，摩尼教的護法靠山在一夕之間煙消霧散，摩尼教的特權時代也結束了。先是在會昌元年時，回紇本土遭受攻擊，和唐室商議退兵的事宜，想必因為有摩尼教徒參與談判，所以回紇要求的三件事中就有一件是「安存摩尼」，可能就是怕回紇退兵後，唐室迫害摩尼教，所以先預留後步。唐室明著是答應了，但暗著卻開始採取禁教行動。從前本來不檢查摩尼寺院，後來開始幾次到摩尼寺院檢查，清查教士戶口。接著當朝的宰相李德裕藉口「迴鶻（回紇）破亡，奉法者因滋懈，蕃僧在彼，稍似無依」，將傳教範圍限制在兩都及太原之地，其他「江淮諸寺權停」，準備一舉殲滅。可見這次唐室的禁教完全是計劃行動的。到了會昌三年，回紇部份殘餘兵馬騷擾邊疆，為唐室大破。於是首先廢掉全國的摩尼寺，所有的寺產莊院錢物全部充入官府，還特別命差官點檢收抽。所有的摩尼教經典及神像一併在路旁燒燬，而回紇摩尼的命運更是悲慘。所有的摩尼都被監視拘禁，一時殉道者甚多，光是京師一地就死了女摩尼師七十二人，而諸道流配而被虐待致死者則大半；到了四月中旬，皇帝更勅令「殺天下摩尼師」。

總之，唐室之所以汲汲要將摩尼教消滅掉，可歸納成三個原因：（一）摩尼教倚著回紇力量，擴大傳教，勢力不僅存在於整個回紇僑界，並且深入漢人階級，構成一個社會上相當龐大不可忽視的集團，對朝廷構成一種威脅。這正是為何唐威禁教行動如此地煞費周章；也正是為何在李德裕禁教成功之後，時人贊之為「四海胥平」，擬諸戡平禍亂之功的原因。（二）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摩尼教長期擴張的結果，在各地的

教士清查，對摩尼教則「不必更勞人檢校」。甚至於送禮物到回紇國室中央日益拮据的財政。當時的唐皇帝武宗受道教道士的影響，早已有仇視外來宗教（佛、摩尼、景、穆護、祆……）的心理。即使摩尼教不亡於會昌三年，也必亡於五年的「會昌法難」。說起來也真是摩尼教的歹運，到了宣宗時，朝廷又恢復了佛教的地位，其他各教也都慢慢地恢復了公開活動，唯有摩尼教（明教）長久以來一直受著各朝政府的嚴密禁止，淪為秘密宗教，永遠不得超脫。

●五代之叛亂活動●

被禁以前的摩尼教尚可稱是一個正統的宗教，並且在寺院內主其事者多為回紇摩尼師。被禁後，各地的回紇人均被消滅，漢人教徒唯有躲匿藏聲，連風聲過後，在各地私自連絡教徒，結壇設齋，秘密聚會，但已失去了摩尼教的本質，滲入大量的佛教色彩，變成一個純粹是漢人的集團，教事也盡量脫離異族色彩，演變成一個具有中土色彩的秘密宗教。我們由禁教前，社會多稱之具有外國味道的「摩尼教」音譯名；而禁教後的秘密行動，則以具有中土味道的「明教」義譯名可以看出。唐以後的五代，政治混亂，民族亦混雜不清，在摩尼被禁後七十七年，河南陳州突然有一群摩尼教徒，集結了將近千人，攻掠鄉社，攻下了陳、潁、蔡三州，立教主母乙為天子，正式叛亂。最後梁朝廷動員了禁軍和數群的兵力才平息下去。到了後唐石晉時，又蠢蠢欲動，推一人為主，諸教徒百事皆從，到了宋便開始大肆活動。

●宋代之潛伏●

中間是楊道屬下天、地、風、雷四門門主所統的光明頂教衆。那天守門所屬是中原男子教衆；地字門所屬是女子教衆；風字門是釋家道家等出家人；雷字門則是西域蕃邦人氏的教衆。

既是明教徒，怎又會雜有「釋家道家等出家人」呢？原來明教既淪為秘密宗教，為了行事方便，就有人假藉佛道之外貌，行明教之實。例如宋時朝廷下令編「道藏經」，就有崇壽宮（其實為摩尼寺院）假道士張君房乘機將幾部摩尼教經混入宋道藏之中。此外在宋時發生過不少次的明教徒叛亂事件，官方文件都有諸如：「僧俗不辨」、「依浮屠氏之教」、「白衣禮佛會」、「看經念佛」、「沙門法慶聚眾反於冀州」……等記載，後來元末彭瑩玉叛亂時更以「僧」自稱，人

且稱之爲「彭和尚」而不名，均可見明教徒利用佛教來掩飾其行徑。至此明教不僅披上了佛教的外衣，並且在其傳道內容中，也混雜入一些佛教的經典以招徠信徒。例如明教徒聚會時常唸頌「金剛經」，並且在經文的講解中動了手脚。如經文「某某白佛言世尊……」，按正當斷句應是「某某白（告訴）佛言：世尊！……」，而明教徒則故意斷成「某某白佛（因明教尙白，藉此表示其明尊），言世尊，……」，類此手段不勝枚舉。明教徒不僅混入了釋道兩門之中，並且深入知識份子階層和軍隊之中。南宋時陸游就曾感嘆地說：「甚至秀才吏人軍兵亦相傳習」，高宋時更有武臣、「大理寺丞」……等數位朝廷高級官員因信奉明教而坐獄。文官如此，武官亦然，並且驚動上聞：「聞軍士亦有喫菜（信奉明教）者，此曹多素食，則俸給有餘，恐驕怠之心易生，可諭諸統兵官嚴行禁飭。」更有甚者，在我們想像中那位道貌岸然的朱熹朱老夫子也曾經被人指控「剽張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吃菜事魔之妖術」。像這些知識分子在公開場合也不避諱信奉明教，陸游記載說：「至有士人宗子輩衆中自言，今日赴明教會。」真箇是大膽，因爲宋朝的刑法上規定：「喫菜事魔，或夜聚曉散，傳習妖術者絞」，可謂嚴格之至。

楊逍道：「釋家雖說普渡衆生，但僧衆出家，各持清修，不理事物；道家亦然。本教則衆集鄉民，不論是誰有危難困苦，諸教衆一齊出力相助。官府欺壓良民，甚麼時候能少了？甚麼地方能少了？一遇到有人被官府冤屈欺壓，本教勢必和官府相抗。」

其實明教真正的基礎在於廣大的人民。有一點我們先要認識的是：中國地廣人衆，朝廷的力量往往並不能真正地貫徹到每一個鄉村角落，有人說在這些廣大的農村中、靠的是家族的力量來維繫一切穩定，人民但知有祠堂，不知有朝堂。皇帝？那不過是每個月派人來村中收穀租的大地主罷了。其實在偏僻無文鄉村中還有另一種團結人心的力量，那就是宗教——正統宗教和秘密宗教。尤其是後者，因為是秘密的，所以更不爲那些「高級知識分子」所注意。高宗時，有位官員上奏明教組織農民的方法：「每鄉每村有一二架點，謂之魔頭，盡錄鄉村姓名，相與詛盟爲黨。凡事魔者不肉食，而一家有事，同黨之人皆出力以相賑卹。蓋不肉食則費省，費省故食易足。同黨則相親，相親故相卹而事易濟。」另外有時人也記載了他們互相扶持的作法：「又始投其黨有甚貧者，衆率財以助，積微以至於小康矣。凡出入經過雖不識，黨人皆館穀焉。」，像明教徒如此互相團結，自然在朝廷法網之外，而鄉村產生極大的效果，而官衆日多。所以那位官員也曾客觀地說：「要增加勢力範圍，方可生存，所以各秘密宗教常有合併的趨勢，以圖生存。再者，絕大多數秘密宗教都源之於正統宗教，但其教義則

的批評：「此先王導民使相親相友相助之意。而甘淡泊、務節儉、有古淳樸之風。」此正是朝廷無法做到的事。所以民初明史研究者吳晗感慨地說：

一朝廷行之則王道，在民間倡之則為叛逆，究之法禁愈嚴而明教之傳播愈廣，朝廷既不能以是為政，而又深嫉仁政之出於民間，懼移鼎社，於是從而壓制之，強民之就苛政，不聽則以兵力剽平之，血流漂杵而明教之傳播如故，此讀史論者今之不能不深致慨也。」

張無忌也不知那白垣是什麼人，但聽了鮮于通的口氣，知他將暗害白垣的罪行推在明教的頭上，華山派所以參與光明頂之役，多半由此而起，朗聲說道：「華山派各位聽了，白垣白師父並非明教所害，各位可錯怪了旁人。」

明教既成了秘密宗教，又分佈廣大，不免有各種分支，彼此之聯絡亦必不便，難免會良莠不齊、行事不一，至有違背教規之事。所謂「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明教素榮斷葷，相親互助之美德贊之者絕無僅有，一旦某處教徒做了一點壞事，則衆人攻訐，名之「魔教」。例如社會上傳說「鼓煽愚民男女，夜聚曉散」「男女無別」「男女雜處」……，陸游就質問他的明教朋友：「此處也，奈何與之游？」這位明教徒就正色地說：「不然！男女無別者爲魔，男女不親授者爲明教。明教遇婦人所作食則不食。」可見明教的活動的確受到社會上相當的誤解。其實明教既四處立社，很可能就會有某社爲非作歹，而牽連全教；也可能是別種秘密宗教所爲，而誤爲明教，一般人那分這麼多，一口咬定秘密宗教全都是「魔教」就是了。

明教經過五代，宋幾百年的潛伏發展，儘管每個皇帝都有「禁二宗三際經」、「禁喫菜事魔」、「禁事白衣佛、夜聚曉散者」的禁令，但明教徒有增無減，並且還發生過數起明教徒叛亂的事（如方臘之亂，就有的人認為是明教徒叛亂）。到了南宋，終於發展到了顛峯狀態。尤其是東南閩浙一帶，更是明教的大本營。光是溫州一地，官方記載就有四十餘處教堂（而實際數目必數倍於此）；甚至到了明萬曆時，泉州都還有人發現明教堂。到了元朝異族入侵，欺凌漢人，明教徒一起事，就推翻了元朝。在這裡我們先要了解一點，明教從五代，宋到元並非是單軌發展，而是和其他的秘密宗教聯合起來。在這幾百年之間，還有其他的秘密宗教存在：白蓮社（與東晉廬山慧遠法師之白蓮社不同）、彌勒教等等。因為秘密宗教之傳播受到政府的壓迫，教掌勢的底下，成了一名白蓮教子。陳師如遺逸集「小明王」韓林兒白蓮教主；後來朱元璋的長子，三則記：「三則記」韓林兒